

評論

專題

攝影

多媒體

議題

廢墟裡的少年 >

【台灣篇】飛夢林搭屋 給脫隊生家的溫暖

文 張瀨文（特約記者） 攝影 余志偉 2017.11.1



家庭和學校都接不住孩子，他們往哪裡去？從教育的難題出發，中途之家「飛夢林」如何在主流教育部隊之外，創造一群讓少年不放棄學習的小隊伍？

17歲的小宇（化名），白天是餐飲相關科系二年級的學生，放學後，他就到飛夢林咖啡館打工，9點和同事做完打烊清潔工作，便拉下鐵門，騎腳踏車回家，幫從小相依為命的阿嬤做資源回收到11點，才結束一天的工作。

多數17歲少年感到辛苦的日子，對小宇來說，卻是追求好久才獲得的踏實。

時光倒轉到4年前。

國中二年級的小宇經學校老師推薦和阿嬤的申請來到飛夢林，他白天在「飛夢林學園」上課、夜間在「飛夢林家園」生活，週末返家生活。

那時候的小宇，從小就失去媽媽，爸爸和哥哥北上工作，只剩他和阿嬤一起生活，屋子裡只有一張床，其他地方堆滿了回收物品，連站立的空間都沒有。

對國中老師而言，他是消極而沈默的邊緣人：沒有朋友、學習跟不上、功課不交、頻繁的曠課（到幾近中輟）；在家裡及學校都有令人頭痛的行為問題。

剛到飛夢林時，好幾個月來小宇畏縮在角落，憂鬱而不發一語，但是知道回家的狀況不會比較好，也沒有想過要申請回家。

「我大概半年才真正喜歡那裡的生活。」記者在打烊前到了飛夢林咖啡廳，站在面前的小宇臉上掛著笑容，坦然有禮回應。眼前這個帶著陽光的男孩，和他生命故事的前半段：畏縮、憂鬱、躲在幽暗角落不發一語等形容有很大的差距。

小宇說，國中畢業後離開飛夢林一年多，他還是很想念宿舍生活，晚上大家一起吃飯、睡覺的日子。過去在飛夢林，他雖然學到一些烹飪技術，但是到了咖啡廳後學習才更確實，「最大的學習是，禮貌上，我增加蠻多的。」

問小宇有沒有什麼夢想？他想了好幾秒說：「我希望我可以促進家庭感情，和阿嬤達成共鳴。」這個4年前嗆阿嬤、怪阿嬤，和阿嬤關係極差的男孩，現在最大的夢想是希望努力修補和老人家的關係。

他們曾在《蒼蠅王》的荒島，獨自長大

飛夢林裡，住著許多像小宇的少年，他們來到飛夢林前，都有著家庭撐不起、學校接不住的故事。

有人年紀很小就社會化，在賭場出入，一開始是跑腿，後來自己下去賭；有人在家得不到愛與關懷，就往廟會、陣頭找認同；有人在父母離異後，拿到監護權的爸爸再娶，在那個從小長大的家，他突然變成「局外人」，常常連三餐都不知道在哪裡。

在來到飛夢林之前，他們就像活在《蒼蠅王》故事中的荒島上，試著自己長大。

「我們做的是，跟會館和毒品搶孩子。」羅汶欣說，飛夢林剛成立的時候，「孩子在哪裡，我們就在哪裡出現。」賭場、廟會、陣頭、釣蝦場、網咖，都有他們的身影。

位於屏東縣潮州小鎮的飛夢林已經成立4年，取自「Family」譯音，是一所合作式中途之家，是教育部為中輟生設計的「中介教育」場所，為失去家庭（或有家庭卻無功能）及失學的「雙失」國中生（有少數國小高年級學生），提供適合的學習課程，和一個「家」。

飛夢林招收因家庭失能而中輟、或是瀕臨中輟者。因為服務對象不是法院裁定，沒有法律強迫性，所以孩子要來，必須自己看過學園、家園而且不排斥，家長也必須提出委託申請。申請通過後，孩子白天在學園上課，下了課，就回家園過家庭生活，但是學籍仍是掛在原學校，老師也會鼓勵孩子們回學校參與校慶、運動會、校外教學等活動，國中的畢業證書也是原學校發出。

國內雖然有不少中介教育機構，但飛夢林的存在很特殊。它不像新北市平溪國中慈暉班是「校中有家」，由學校設宿舍，學生的學習和住宿由學校一條鞭管理；也不像南投縣的陳綢家園「家中有校」，在家園中請學校老師來上課，由家園統籌規劃晚上的住宿和白天的課程。

飛夢林由教育處設計適合孩子的課程，由社會處負責建構孩子失落的家庭照顧，學園和家園是對等的合作。教育和社福兩個系統合作，不僅在創立當時是國內首見，至今也是唯一。

這樣的模式在亞洲地區也新穎，飛夢林成立4年多來，前去參訪的組織包括國內各地學生諮商輔導中心、各社福機構或民間組織，還有來自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的教育或司法機構。

人來了學校 心卻是空的

飛夢林，最初起於一個基層教育工作者的心痛與無力，和微小心願。

屏東市中正國中校長涂志宏在教育界二十幾年。他剛當國中老師時，因為身形粗壯、說起話來國台語夾雜、滿身「江湖味」，總被派任訓導角色，在上千人的大學校裡，處理「問題學生」，涂志宏一個學期可以打學生而用掉三十幾根粗藤條。



中正國中校長涂志宏。(攝影/余志偉)

當時有個奇怪的男孩，常常來「討打」，他不解問到：「為什麼你希望我打你？」
男孩說，每次被打前，老師都會叨念幾句，他會感覺有人關心。後來涂志宏才知

道，男孩沒有爸爸在身邊，和涂志宏互動的過程，即便是挨打，也滿足了男孩渴望父親的心情。

天天面對這些孩子和家庭，涂志宏看見了眾人眼中的「問題學生」，其實是高離婚率、家庭失功能、社區和家族力量崩解下的孤單少年，「這些孩子幾乎沒有根，在廣大的世界裡飄渺、無處附著。」

他心疼少年們在生理、心理變化最大的時候無依無靠，懷疑生命、沒有自信。在學校，這群孩子在國小四年級（甚至更早）功課沒跟上，就被放棄。積極反抗的，作業不寫、上課噙老師；消極抵抗的，人來了學校心卻是空的，安靜坐著，沒有任何學習。

涂志宏看著這些孩子，學校老師接不住，學校課程接不住，中輟離開學校後更是飄零。他問自己：他們需要什麼？

差不多在那段時間，涂志宏和時任屏東縣長的曹啟鴻聊天：「我想去考校長。」他說，如果考上了，希望縣長給他一塊地、一筆經費，讓他辦一所學校，接住讓這群被主流教育甩出來的孩子，讓孩子不但身體在學校（不中輟），而且「真的有在學習」。

曹啟鴻將涂志宏的話記在心裡，在涂志宏當國中校長的第二年，曹啟鴻打電話給涂志宏：「地有了。」於是他們找了幾個理念相仿的老師，和當時的教育處長顏慶祥（現任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研究所客座教授）規劃了學校的課程。

但是放學後的晚上呢？很多孩子有家歸不得或根本無家可歸，只有白天「學園」的課程並不足夠，學校很難取代家庭。當初的社會處長吳麗雪找到「善慧恩社會慈善基金會」承辦了飛夢林的「家園」，提供了屬於家的溫飽、關心與愛。

教會比教完更重要

飛夢林位在屏東縣潮州鎮上，一塊七甲大的國防部陸戰隊軍營，曾經是八八風災後，居民暫時居留處；半年後，居民搬到永久屋後，縣政府移給飛夢林使用。

9月初剛開學，時序已入秋，但南台灣的太陽還是夏日狀態，在園區走5分鐘路，就足以滿身汗。

記者到訪當天，學園有12個九年級學生去高職上實作課，只剩下4個八年級的孩子在教室上理化課。

由軍營改成的教室很大，空蕩蕩，只有1張黑板、6張桌椅，上課的時候電風扇嗡嗡地吹著熱風。教師梁曉毅在教理化「水溶液」單元，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書，學生跟著抄，遇到不會的字就問，「食鹽水的『鹽』怎麼寫？」

這堂課和你能想像的理化課很像，沒有特別活潑，不同的是，相較於一般國中課堂，梁曉毅用了大量板書，要學生抄寫，她解釋，「他們從小沒什麼機會拿筆寫字。」然後細數了每一個學生的學習現況，跟得上或跟不上？需要什麼樣的學習？

40分鐘的課，梁曉毅只講一個觀念，講得很慢，透過不同的題目反覆練習。要學的觀念、使用的計算都算簡單，卻需要閱讀理解能力讀懂題目。老師帶著學生一題題解，「這我知道！」「喔！」，這是學生「懂了！」的興奮發語詞，在場4個學生中有3個都跟得上，並且有種「闖關晉級」的愉快感。

看著這些投入學習、和老師互動良好的孩子，很難想像，他們或曾經是走路有風的大哥，或曾經在宮廟待過好長時間，或曾放了火燒了家裡的衣櫥；他們臉上，已不是防衛與憤怒的線條。

「被友善對待和看重，是身而為人的重要需求。」涂志宏說，只要孩子在飛夢林待過一陣子，回到原學校參加活動，原校的老師都會很訝異：「這是我們的孩子嗎？」孩子臉上的放鬆和自信是之前沒有的。

攤開飛夢林的課表，很清楚的兩塊學習：上午學科、下午技藝和戶外。

飛夢林的學科學習，是在課綱架構下上最少時數的課。老師們的共識是，慢慢上，教會比教完重要，「孩子會認定『我就是智商低、比較差！』」學園主任曾智強說，學科學習要教孩子的，除了基本學力，還有學習態度與信心，希望在過程中給學生「我學得會」的經驗。

下午是大量的技職課程，穿插著體育課程。曾智強說，飛夢林孩子比一般孩子要更早就業與自立，可能國中畢業就得養活自己，技職課程及考照，讓他們培養一技之長，取得未來工作的能力。而體育，像是打球、長距離的單車挑戰、遠征課程，都是培養孩子安全、自信、團隊、紀律的課程。

放學後，我問其中一個八年級孩子：「你以前在學校上課也像今天上理化課那樣嗎？」他說：「沒有，我都在睡。」

問他為什麼？「都聽不懂，我不知道老師在講什麼？」

來飛夢林就聽得懂了？「老師會慢慢教，」他淡淡地說：「我發現沒那麼難。」

在這裡建構對家的想像

放學後，孩子到對面的光春國中籃球場打球，滿身汗的回到家園。傍晚的「小家」，孩子洗澡完，有的在洗衣服晾衣服、有的躺在床上滑手機、有的窩在客廳沙發看電視，做各自的事。

晚餐後，孩子會各自做起打掃工作，有些人洗碗、有些人掃地、收拾。

飛夢林有3個「小家」，一個小家最多住8個孩子、搭配3個生活輔導員，有自己的臥室、廚房、浴室、客廳等家庭空間。飛夢林家園院長羅汶欣解釋，飛夢林的孩子來自犯罪的、吸毒的、破碎的、沒有照顧功能的家庭，孩子即便有家長，但是「他出生以來看到的就是吸毒酗酒的爸爸，對於一般的爸爸沒有想像。」



飛夢林家園房舍與院長羅汶欣。(攝影/余志偉)

羅汶欣回憶起她曾經訪視過的一個家庭。叔叔是孩子主要照顧者，酒駕緩起訴在家，叔叔沒進監獄是因為要照顧一個八十幾歲的老阿嬤，以及這個未成年孩子。這個家，除了老阿嬤和這個孩子，全家都進過監獄。訪視時叔叔一直告訴孩子「愛學較好咧（你要學好一點）」、「你愛較乖咧（你要乖一點）」。孩子的爸爸，那時正因違反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》在監獄服刑。

「在一個全家都吸毒、進監獄的家長大，他怎麼會懂什麼是『好』和『乖』？」羅汶欣感嘆。

飛夢林的這個「家」，不僅給孩子生活照顧，吃飽穿暖，藉由大哥大姊或是老師像是家人般的陪伴，提供了孩子對家的想像和溫度。

「我在這邊很好，因為半夜發燒時，老師會來摸摸我的額頭。」這是七年級的阿齊入園半年後說的。阿齊是新移民之子，從小目睹爸爸打媽媽；一般家庭常有溫暖摸頭的動作，他到13歲才感受到。

羅汶欣希望，一般孩子在家庭裡擁有的，飛夢林的孩子也可以有。週一晚上，孩子們還可以去逛夜市，「我們會發零用金，一半強制儲蓄，另一半讓他們有機會花用，像一般的孩子，去夜市可以買想喝的飲料零食。」

家園經過設計後，讓孩子從「家庭的日常」中學習社會互動、財務管理，也要做家事、學友愛和分工。

廚房的空間也經過設計。羅汶欣認為，廚房不該只有廚房，應該還可以是教育場所，她與基金會董事長彭春貴另外募款，逐步將原本簡陋的家用廚房升級為中餐、烘焙等專業設備兼具的技藝教室，每週有一個晚上請老師為孩子上中餐及烘焙課，讓孩子有了充分練習的機會，考取丙級技術士證照，為將來的自立生活做準備。

服務跟著孩子「長大」：咖啡廳和青年宿舍

成立4年，飛夢林給了體制內教育很多的啟示。

「他們在原有的遊戲規則下是『魯蛇』，是被打趴的，但是在飛夢林，幫他設立目標『你要拿兩張證照！』，多數孩子做得到。」涂志宏任期結束後又回到一般公立國中擔任校長，他很感慨，孩子就像在海上行走的船隻，當他看見前方有小島，只要再努力一點就可以達到，他們通常願意努力，足夠的陪伴與合適的帶領下也能到達。

「我們在體制內，應該要為『每個孩子』設定屬於他的目標。」涂志宏說。

飛夢林的確提供了很多當初期待的服務，但是也是常常感到力有未殆，而衍伸了許多「不是規劃內」的服務，包括咖啡廳和青年宿舍。



位於屏東公園內的飛夢林青年咖啡館。(攝影/余志偉)

飛夢林服務的孩子是國中生，畢業後就必須離園。離園的孩子有一半以上，因為被照顧關愛，也養成了好的生活及學習習慣，上了高中之後狀況好很多。但另一半呢？畢竟一到三年不等的照顧，比起生命過去十幾年的創傷還是太短暫。

羅汶欣說，部分的孩子離開飛夢林後，無家可歸也無自立能力，「又被打回原形」——他們的家庭環境未改善，連住的地方又沒有；他們沒有進到適合的高中職，很快的離開學校，又投入陣頭或幫派；他們還沒有自立的能力，開始鋌而走險從事遊走法律邊緣的工作。

於是，「善慧恩慈善基金會」後來又開設了「飛夢林青年咖啡館」，大量聘用飛夢林的孩子，讓他們在工作中真正學會謀生技能，不只烹飪的專業技術，還有職場裡的進退應對。

前兩年，飛夢林照顧的兩兄弟，哥哥離園那年，爸爸因躲債行蹤不定，相依為命的阿嬤過世，兩兄弟成了沒親人沒家的孩子，彭春貴不忍心，自籌經費在屏東市區成立了「飛夢林青年宿舍」，只有宿舍管理員（具社工背景），沒有生活輔導員，低度管理，供離園後卻無家可歸的孩子住宿，讓他們到高中畢業這段時間，有地方可住，完成高職學業。

這些年，學園和家園雖然有「給這群孩子需要的學習與照顧」的共識，但是對孩子的教育目標，時有磨合——學園講求群性，強調團體規範；家園看重個體，重視個人需求。

飛夢林這個「新產品」，整合了「以家為主」的家園、「以校為主」的慈暉班，「這種新產品很難操作，但是是目前能想到最好的。」涂志宏這樣認為。

創造更多屬於不同孩子的「小隊伍」

南台灣這塊曾經成為無家可歸的風災災民「暫時的家」的七甲地，這4年成為中輟或瀕臨中輟的孩子「暫時的家」，也讓這群在主流裡被甩出來，無法跟上隊伍的孩子，有真正的學習。

「體制這個部隊，共同規範太多，部隊行進講求效率，不是每個孩子都適合部隊的移動，他勉強走，走不動就被甩出來。」涂志宏說起飛夢林創建的初衷，「這些孩子身上有傷，他需要小一盆的水，原來的大池子不適合療傷。這群孩子需要慢工出細活的對待。」

飛夢林在主流教育的「大部隊」中創造了一支「小部隊」，接住了脫隊的孩子。孩子不是跟不上，只是需要不同節奏的「小隊伍」，等待他們。



飛夢林學園單車畢旅結束，學員返回學園。(攝影/余志偉)

本文依 CC 創用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-禁止改作3.0台灣授權條款釋出

教育

實驗教育

廢墟裡的少年



廢墟裡的少年



【江湖篇】幫會裡的少年兄



【後安置篇】離院之後，一個人的戰鬥

載入更多文章



Facebook

[關於我們](#)

[聯絡我們](#)

[隱私政策](#)

[許可協議](#)



[訂閱電子報](#)

[單筆贊助](#)

[定期定額](#)

[Facebook](#)

[Instagram](#)

[Line](#)

[Github](#)

[RSS](#)